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中篇小说卷

第二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第二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目 录

觅	(1)
感谢生活	(107)
醒也无聊	(191)
树王	(261)

觅



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地方，号称长江三角洲。它不但肥沃、瑰丽、繁富；而且结构特别紧凑、坚固。前些年闹地震，闹得“全国一片红”般厉害；这儿也只是闹闹而已，并没有震起来，足见这块地皮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

莫说地震了，这地方只要下一场透雨，就了不得。那泥会烂得象糯米团子一样粘，能把人们的脚底板胶住了，前进一步很费力气，还要当心滑跤。

同聚合得如此紧密的粘土细粒一样，这里人口的密度，也算举世无双，把金奖包下了。下面讲到的范家村，就座落在这块土地上。

这范家村约莫有三百来户人家，难得有不姓范的。所以进得村来，不能叫“老范”或“小范”，一叫就会有许多人以为叫着自己，弄得一呼百应。必得叫名字。有时叫名字都不行，比如有人找范荣生，村上人就会问：是东村的范荣生还是西村的范荣生？老范荣生还是小范荣生？又比如说找范国梁，村上人又会问，是找

高晓声卷

社员范国梁还是会计范国梁？是找楼屋里的范国梁还是矮屋里的范国梁？……问讯的往往被问得目瞪口呆。好象进了花果山，碰着了孙行者，他又拔了撮毛下来，变了许多个同他一样的。更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猴子精通分身法。范家村上摆了这么个迷魂阵，陌生人测不出有多高多深多博大。

但是，如果提起范浩林和范浩泉，谁也不会弄错，因为这名字各为一人所独占，向非两人所共有。

这范浩林和范浩泉，是嫡亲兄弟，是同一个爹娘生下来的，决非冒牌货。连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都不是，硬是亲到最亲的程度。他们尽管相差九岁年纪，长相却很象。都是冬瓜头、长脸盘、高短适中，五官端正，普普通通，既无异相，也不丑陋。

尽管是嫡亲兄弟，他们的脾气，却并不同长相那么类似。这也并不奇怪，天下多有这样的同胞。别看出生于同一个家庭，具备同样的养育条件。其实再相同的条件都存在着差异；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自有形成不同性格的原因。

浩林生下来的时候，他父亲范焕荣还刚和伯伯范焕良分家。他的爷爷和奶奶都还健在。爷爷范全根是个创家立业人，在小辈中有很高的威信。他拿自己年轻时代的作为，和两个正当盛年的儿子比较，就觉得他们不

肖。有点看不起他们，不放心他们。细想起来，也是自己忙于创业，不曾有心力用在他们身上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，从前不管错了，所以后来就偏于严厉。虽然给他们娶了亲，成了家，倒把他们当小孩子一样管教。两个媳妇，见了公爹也怕。所谓分家，小辈是不敢提出来的。全是范全根的主意。他想趁自己还能够把小辈管住的时候，让他们练出当家作主的本领。即使不能够大展鸿图，总也要守得住阵脚。莫让自己毕生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家业，眼睛一闭，就被弄得倾家荡产。所以，这分家带有试验的性质。他把土地、房屋、农具、家具以及粮食柴草等什物，三份均摊，自己拿一份，两个儿子各一份。至于积蓄的钱财，却一个也没有拿出来。倒是他那一份土地，又一分为二，叫儿子各拿一半去种，他老两口就由儿子轮流供养。小辈供养长辈，当然不能有意见。但是长辈手里白花花的银元不分给他们，就觉得长辈太霸道了。儿了是见过那些银元的，虽然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，但总猜有几瓮。因为小时候就听伯叔们常埋怨范全根积了许多私房钱。现在不分就不见底，越不见底就越往多里猜，拿不到手虽然不敢吭声，但儿子毕竟是儿子，晓得父亲决不能够把银钱带到棺材里去，现在不肯给，总有一天给，将来定然会到手，耐心等着就是了。

高晓声卷

这么一来，儿子心里很宽，知道将来有福可享，现在又何必吃苦操心！所以虽然做了一家之主，却松松垮垮，并不求上进，勉强撑持一个门面，用亏了就私下借债，等父亲死后还就是了。

能干的范全根过于自信，他不能够发现自己的做法不得儿心，只看到小辈已分明摆出了一副“吃长辈”的架势，反而更加灰心；因此便寄希望于更下的一代。大媳妇陈惠莲，是个极贤良的人，连范全根都公开说她嫁给焕良嫁亏了。可惜一连两胎都是女娃，将来都是别家的人，不能做范家的千里驹。弄得陈惠莲象做了错事一样，十分内愧。范全根心里虽然失望，却不怪她，他知道自己的积蓄，迟早总要传给后代，大儿子的一份，他放心交在陈惠莲的手里。

接在陈惠莲生了两个女娃之后不久，进门不到两年的范焕荣的妻子李玉媛一炮打响，头胎就生了个大胖儿子，就是范浩泉。对于范全根来说，这就是他的长孙，是他能够寄希望于第三代的第一个实体了。按照惯例，长孙本来就在家庭中占有特殊地位，他有权利直接从祖父、母手里继承一点产业，例如“长孙田”之类的东西。所以，象范浩良这样的明白人，是能够猜到他父亲会有点东西给长孙的。是什么？有多少？就不知道了。

后来的事实表明，范全根对于长孙是特别宠爱的。

甚至使做母亲的李玉媛不知所措。这李玉媛的娘家是个穷户头，兄弟姐妹又多。李玉媛又是大女儿，很小的时候就帮娘做家务，不但一般的活计都能干，连纺纱、织布、绣花都行，特别是做鞋，在地方上出了名，每扎出一双鞋底，妇女们会拿在手里传观，正面反面看上半天，十分的称赞。范全根也是慕她的名，才不计较门第，降格要她做儿媳妇。但进门以后，有一个陈惠莲在旁边，同她一比，就比出她见识小，心眼小，气量小，不会做人。范全根就不大看得起她了，其实这李玉媛也有点反常，进了范家的门，原很自卑，想表现出自己能干罢，又常常出洋相，想不显露自己能干罢，又怕别人瞧不起她，弄得很尴尬；因此心中也有点怨恼。浩林生下来之后，固然提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，有几个月，公婆把她宠得象千金小姐，最好东西给她吃，补她的身体。但公婆又不放心她带孩子。常常因为孩子哭了，生了些风风火火的小毛小病，就唠唠叨叨，甚至给她脸色看。她也只好受这委屈，心里边的不舒服，暗底里反而发泄在小孩儿身上，认为孩子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烦恼。等到浩林断奶以后，公婆就领去亲自抚养了。一直到十岁，范全根谢世为止，浩林的童年时代，一直在爷爷的影响底下，过得非常美满。这一年，他的弟弟浩泉，还刚刚生下来。

高晓声卷

范全根一死，家道便走下坡。当时沦陷已经一年了。社会风气极坏。范全根的两个宝贝儿子，果然知子莫君父，很快就变烂了。大儿子焕良吸毒、赌钱，小儿子焕荣吸毒又是酒鬼，两个都是无底洞。家里有什么，就拿什么出去完。号称一对完朗。焕良的妻子陈惠莲大方得出奇，不管丈夫，任他胡来。李玉媛就不同了，她好不容易高攀了范家，总指望后半生有好日子过，丈夫败家，她不能忍受，就吵闹，打架。打架当然是女人吃亏，长头发被范焕荣一把揪住了，一直揪到地上。但李玉媛不讨饶，跟他拼命。范焕荣毕竟理亏，慢慢就软下来，怕她了。便瞒着李玉媛，干起窝窝囊囊的事来——悄悄地偷，钱也偷，米也偷，织的土布也偷，真到了急处，连柴禾也偷。这也横竖不够，总是欠满一身债。到了年底，自己往外一躲，家里面天天坐满一屋子讨债的人。李玉媛对付这班债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哭。今大哭，明大哭，一天一天哭下去，把眼睛哭肿了，把喉咙哭哑了，连烟囱都哭倒了。孩子看着娘哭，不知所措，肚子饿了，便也哭起来。一片哀声，乌天黑地，好不凄惨。那讨债人中间，也有心软的，便愿意过了年再说，自打退堂鼓走了。心硬的一不肯罢休，但欠债的当事人不露脸，跟女人也纠缠不清楚，几次落空，也只好忿忿地骂骂人，出口气，到别处收帐了。还有些极有韧

性的，则天天来讨，似乎非要见到范焕荣不可，他们认为这是赖债的诡计，特别气愤，半夜三更，搞突然袭击，来捉“上棚鸡”。可是也落了空，范焕荣真的连晚上都不住在家里。还有一些气派大的债主，自己不上门，派了个地痞坐在范焕荣家，坐一天，要李玉媛付一天工钱，不付的话，就拿她家里的东西，连锄头、钉耙、铜勺、铲刀、碗盏都拿，决不空手回去。……直闹到大年夜过了亥时，新年的鞭炮响起来了，才结束了苦难的一幕。

就这样，李玉媛苦苦地守住家业。固然有时候也不得不卖田还些债，但不象大房焕良那样弄得年年卖田。这样一年一年下去，范焕荣欠债不还，失去信用，弄得大家看不起他，里外都不能的做人了。

范全根的老婆，年纪很大了。那里还管得住小辈，连自己的私房都被偷了许多。银元放在瓮头里靠不住，埋到地里去又挖不动土，要别人帮忙自然更不放心，只得瞒了小辈，陆陆续续换成了轻便的钞票，藏在一个缝得极精致的布袋里，挂到颈上，贴胸藏着。才算安心。这件事虽然做得机密，但日子一长，自然也瞒不过儿子、媳妇。都知道钱就在哪儿。不过谁也不知道那袋子里有多少钱，是什么样的钱。总以为是金银首饰，绝不曾想到是纸币。一直到抗战结束，国民党打起内战，老

高晓声卷

人八十一岁过世了。大、小儿子、媳妇都在场，当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启开那个宝贝布袋一看，才知道是一大堆连手纸都不如的过期票子。这就大大增加了小辈心中的悲痛。因为他们同时受到了双重的损失。特别是两个儿子，这些年对老人有过许多指望、猜疑和误会，现在一并涌上心头，酸、涩、麻、辣、苦……十分的难过。当年他们也知道吸毒是个无底洞，但为什么对方有钱吸，总以为老娘私下贴出来给他，或者那布袋总归有指望。谁会想到老娘竟这样白白地把钱糟踏个精光。

就这样，范浩林从十岁开始，范浩泉从一岁开始，逐步品尝了生活的艰辛。父亲不成器，明显得连浩林也看得清。李玉媛教育孩子，一贯来就拿他们的父亲做反面教员。一个女人，做姑娘的时候，靠父母；出嫁以后靠丈夫；丈夫死了靠儿子。现在李玉媛不但不能靠丈夫，而且受他的害，要化心思去钳制他，进行永不罢休的斗争，那苦楚是无法形容的。她不得不把一家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才能够勉强把日子过下去。但是她也很害怕，总是怕吃亏，总是怕有人计算他，总怕有一天会过不下去。她全力要守住这个家。等儿子长大了，她就宽心了，有依靠，也对得住他们了。不过儿子长大了会不会象他们的父亲呢？公爹当年是全家的栋梁，她靠公爹吃口荫下饭。但是，公爹死了不久，丈夫的劣性

大发作，一无收拾，烂成一堆鼻涕，捞也捞不起来，舀也舀不起来。就想到公爹能干虽能干，却误了后代。光说“爹爹懒汉儿勤快，能干父母养懒虫”。怪不得秦始皇那么厉害，到了儿子手里就会失天下。

丈夫已经是这种样子了，无可挽回。儿子浩林呢，虽然小，也被公婆娇养了近十年，也惯坏了。如果公爹不死，再把他宠下去，怕将来就要跟他父亲一个样子。想着这些，可真叫做母亲的发愁啊。现在公爹死了，孩子回到自己手里，将来好便罢，不好，人家只会说是她做母亲的没教好，不会怪到公爹头上去。她可得从严管教这孩子，不能再宠他。让孩子吃点苦吧。吃着了苦头才懂得世界上的事。总说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嘛！所以，李玉媛认为家道中落，浩林吃点苦，是应该的，有益的，她不心痛。浩林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大概也真全亏这样，才发展得比较正常。他从爷爷那儿养成的脾性，被后来的生活和母亲的管教驯和了。尔后办事，高低长短，都还得体。

可是，李玉媛的思想，又极其矛盾。她对小儿子浩泉，就截然不同了。她觉得老天爷是那么不公平。一样的孩子，一样是她生下来的。为什么浩林生下来就有得福享？浩泉生下来就应该吃苦。李玉媛很心痛，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小儿子，欠了这小儿子的债，不知道怎样

高晓声卷

还他，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还清。浩泉很小的时候，李玉媛就常常亲昵地拍着他的屁股浩叹地说：“小乖乖啊。你投胎投晚喽，你是在哪儿耽搁了的呢，错过罗！你那里及你哥哥运气好，生下来就一直跟着爷爷享福，你命苦啊！”

后来，家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。三天风，两天雨，夫妻间吵闹当饭吃，每日里大起大落，感情激荡，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般。李玉媛哭哭啼啼搂紧浩泉喊着：“苦命哇，苦命哇……前生作了多少孽，要在今生遭灾殃！”那哭喊声叫人听了发颤，真能把别人的心都撕碎了。

母亲的爱心是无限的，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面，还尽量想让小儿子的童年过得美满些，做团子的时候，把拌在青菜馅里的碎肉或油渣拣起一些，包几个馅心特好的团子，做了记号，蒸熟了给浩泉独个儿吃。煎饼的时候，煎几块加油的饼，两面煎得黄澄澄，也专门给浩泉吃。难得上街买点好吃的东西，就藏着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塞在从被窝中伸出来的浩泉的小手里，还低声嘱咐说：“不要告诉你哥哥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总共只买这一点，给他看见了，又要剥你的份子。”

小孩子不懂，说：“不好再买吗？”

“这是金贵的东西，多买谁买得起。不是地里的青菜呀！能买了大家吃吗！”

小孩子的心肠好，又说：“哥哥没有吃，要馋的。”

“他从前吃过许许多多。”李玉媛安慰小儿子说：“他和你比，早就吃过头了，都吃厌了，还馋吗！再说，他又不晓得，就想不着，馋什么呢！”

于是范浩泉独个儿享用了，心安理得。

不几年，哥哥浩林就长成大小子了，家里田里，什么事情都干。小学毕了业，就不再上学，当了母亲最得力的劳动助手，干得一天到夜都没有休息。母亲看了就高兴，觉得大儿子不会走他父亲的道路了。但是小浩泉读到小学四年级，李玉媛还不让他帮着做点事。小孩子好动，从学校里回来吃饭，看见哥哥田里回来一身汗，母亲不叫吃饭，却先叫他扫地，便也拿了条帚在旁边帮着扫。李玉媛走来看见了，一把夺下他的条帚，心痛地骂孩子说：“你嫩青青的骨头，豆芽菜似的，经得起做吗？做坏了，会害你一生呢。”

家里养了两只羊，刈草原本是小孩子的事，浩泉的同学，放了学回家，合伙儿背着草篮，拿着镰刀上田埂去。这对浩泉当然有很强的诱惑力，母亲不许，他也得偷偷溜去。但是母亲看见了，总要拉住他不放，怕他是

高晓声卷

病了，割破手脚了。孩子这么小，为什么就要受累啊！他哥哥浩林当年还被公爹宠着要月亮就得有月亮呢。

对于浩泉，李玉媛的心是那么善良，那么关切，那么慈爱。对于浩林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，也纯是出于一片爱心。虽然是严厉了一点，苛刻了一点，但这是为了接受教训，教好他呀！哪一个不是母亲身上的肉？心眼儿怎么可能对一个好，一个坏呢！

不过，也就是这么一些平凡细小的事情，便使兄弟俩的心上长出的那棵树显出了区别，他们的性格从这里分野。有人说浩林是他爷爷全根教出来的，浩泉是他母亲教出来的。浩林的性格是慷慨型的，浩泉的性格是吸收型的。其实尽是胡扯，天下哪有如此简单的事，社会怎样形成一个性格，种种复杂的因素是无法分开的。不是切蛋糕，一刀两块。

二

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是很不平凡的。但过惯了，不平凡也就变得平凡了。所以不必夸大其辞、言过其实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通常过的总是一连串平凡的日子；工作、学习、吃饭、睡觉、进行社交活动和料理家务，如此而已，很少值得一提。中学生天天记日记，最苦的就是找不着材料。这倒是实情。这才是正常的生活。如果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化，掀起疯狂的激动，那么，地球就会吃不消，会象西瓜一样碎成几片。那可不甜，也不解渴。谁也不需要，还是让它自在地旋转吧。人们习惯于自然和平凡的生活，所以并没有每天都发生值得记下来的东西，只是过了若干时候，偶一回首，蓦地觉得起了大变化，竟是如此的不平凡。

所以，写小说也总要跳过许多平凡的日子。

这范家的情形，除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，孩子越来越长大，母亲越来越操劳，失去威信的父亲范焕荣越来越沉默，沉默得会多少天不说一句话，沉默得使别人习